

〔美国〕 朱迪·布卢姆 著  
赵 谊 译

# 少年托尼的烦恼

——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自述



希望出版社

# 少年托尼的烦恼

〔美国〕朱迪·布卢姆 著

赵谊 译 刘海量 审校



希望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1号

少年托尼的烦恼

〔美〕朱迪·布卢姆著

赵谊 译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5 字数: 96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ISBN 7—5379—0907—5

I·112

定价: 2.5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少年朋友,当你打开这本书时,就结识了一位美国少年朋友,他在向你娓娓诉说着他的学习、生活,欢乐、烦恼……

13岁的托尼·米格莱恩,原来住在泽西市的贫民区,家境很贫寒。他的父亲由于搞成一项发明而骤然发了财,全家搬到长岛一个高级住宅区。环境优越了,生活富裕了,但托尼面临的却是一堆令人烦恼的问题:他发现新结识的朋友乔尔虽然家里很富有,但却是个扒手;家里雇来的女佣,硬把喜欢烧饭的外祖母赶出厨房;托尼的妈妈正在变为极力爬向上流社会的伪君子;令人敬佩的哥哥也变得俗不可耐。托尼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也使他困惑、迷离……这一个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?请您读读这本书吧。

## 第一章

谁说三月来如狮子去似羊羔呢？那纯粹是瞎说！今年的三月，雨下个没完，真叫人烦透了！

“嘿，托尼……”戈尔斯基太太从她楼上的窗口高声向下喊。

我假装没有听见。从袋子里掏出一份《泽西日报》，把它扔到戈尔斯基太太的前廊上。“乒——乒——乒——”，她在敲窗子了。我想，您敲去吧，戈尔斯基太太，反正我就是假装听不见！现在我就是不把报纸塞到您门前的棕垫下，您也用不着扯着嗓门叫喊。

可她并没有罢休，她一边敲着她家的窗户，一边喊道：“托尼·米格莱恩，我知道你听得见！”

当然啦，我听得见！四邻们也都听得见！

“你别忘了把报纸放在我门前的棕垫下！”

我没应声。

“托尼……”她又冲着我喊。

于是，我转过身来，仰起脸看着她的窗户说：“您在叫谁呢？是叫我吗？”

“对呀，就是叫你……”

“可是雨下得很大呀，戈尔斯基太太。”我喊着说。

“下雨又怎么样，雨是不会把你融化掉的。”

可或许我是会被雨融化掉的，戈尔斯基太太！到那时您可就惹麻烦了，我们全家都会来这儿找我的，您必须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在您家的前廊上化为乌有的。

我离开了戈尔斯基太太家，她仍旧还在敲打她的窗户。好了，随她去敲吧，我可不想爬她家门廊的台阶了！她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往最坏处想，还不是把我的老板叫来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老板是会理解我的，又没有一条规矩说，我非把报纸放在她门前的棕垫下才成。只要不把报纸掉到灌木丛里，我是完全可以从人行道上扔过去的。不过，要是雨停了的话，我倒不妨回来一趟按戈尔斯基太太的吩咐行事，那样她就会满意了。

我还不知道送报这差事明年干成干不成呢？明年我就要上初中了，虽说我不想放弃送报工作，可我又非常想参加杰斐逊中学的业余篮球队，因为我最喜爱的运动就是篮球了！我多想长高点呀！我哥哥拉尔夫说我会象他一样在14岁时个子猛长一下的，我可不想等到14岁再长。要说打篮球嘛，个子高是最重要的条件。我要是个子高点，那投篮就方便多了。每星期六的一整天和星期天的一上午，我都在打篮球，而且我总是和我的老伙伴们一起玩，他们是弗兰基、波里诺、乔·申克、乔·罗塞勒和比利·特纳。我们管两个乔叫大乔和小乔，乔·罗塞勒是大乔，乔·申克是小乔。

或许，我的老板明年会让我下午送报纸的，我倒真想那样！如果我要有辆好自行车的话，送报就会快多了。可是我现在用的是拉尔夫的一辆旧车，这车三天两头出毛病，根本指望不上它。我正在考虑买辆新车呢，买辆施温牌的十速自行车，要大红色的！可我爸爸却说要把我挣的钱存在银行，为将来上

大学用，这比买车还重要。而且，他现在已经开始为我积攒学费了。说真的，我还不知道今后我想干什么呢，我会不会不想上大学呢？要是那样的话，爸爸可就要大失所望了！他想让我象哥哥拉尔夫一样当一名教师。我们泽西市恰好有一所州立师范学院，拉尔夫就是在那个学院毕业的。他的妻子安吉现在正在那儿读书，他们夫妻俩就住在我们楼上。他俩一天到晚口不离教育，瞧他们那股神气，你真会认为教育就是由他俩发明出来的。

我真不知道在哥哥教书的学校读书会是什么情况。我大概不会使拉尔夫为难吧，至少我不希望那样。要是我的同学们发现我哥哥是代七年级社会学课的老师，那可就糟了。他们会要我向哥哥求情，给他们的社会学课打个好分数，那可叫我怎么办呢？

让我想想吧，要不我就说我和社会学课老师拉尔夫·米格莱恩毫无关系，我们只不过碰巧是同姓。不管怎么说，泽西市是个大地方，并不是人人都了解我们家——对，我就这么说！不过我得事先警告一下我的好朋友大乔、小乔、弗兰基和比利，我得让他们替我保密。

我真希望这雨能赶快停住！雨要是这么下着的话，我一回家，妈妈准得说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外面下着雨呢，你的胶鞋却原封不动地摆在壁橱里，干嘛不穿上？”

再送回家，我今天的送报任务就完成了，总算有盼头了！我觉得很饿，可我还不知道晚饭会吃什么。外祖母在我们家里是专管做饭的，她做的饭味道可香啦！弗兰基说要让他选择的话，他宁愿在我们家吃饭。

我很喜欢弗兰基对待我外祖母的态度，他是把她当正常

人对待的。可事实上外祖母不能说话了，平时，她的嘴唇总是在不停地动着，别人看了会以为她是在说话，其实她根本就发不出音来。两年前她得了喉癌，医生给她动手术摘除了喉。现在她要想说话时，就非得用一种类似打饱嗝的方式说，可她却不高兴这样做。如果她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们时，总是把这些话写在纸上。但她写的是意大利文，意大利文我可一点儿也不懂。

有一次比利和小乔在外面穷开心，他们装着我外祖母的样，不出声地动着嘴唇，不停地摆动着手臂，可是当我一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他们就赶忙停止了这种把戏。

假如我加快步伐，也许我会比妈妈早点到家。那样我就会有时间换双鞋，妈妈回来就不会看到我脚上这双湿鞋了。

我的运气可真好，我到家时，妈妈还没回来呢！她可能是因为路上交通拥挤耽误了时间吧，交通阻塞在下雨天是常有的事。妈妈在纽华克的一家叫欧亨巴赫的商店里卖内衣。我实在想象不出一整天看着太太小姐们试内衣是什么滋味，我倒真想找个机会去看看。

我在前厅里脱了鞋，把雨衣挂在衣钩上，我的裤子下部都湿透了，一双脚也湿淋淋的。我坐在地板上把袜子往下拽，发现一只袜子上有个大洞。这时，安吉正飞快地走下楼来，几乎撞在我的身上。

“托尼……你淋得象只落汤鸡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，“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呢！”

安吉转身又往楼上走，她说：“我上楼找块毛巾来，帮你把头发擦擦。”



“我自己会擦。”我告诉她。安吉总是喜欢对我摆出一副妈妈的样子来，有时候我可以顺着她，有时候我却不听她的，这就要看我的情绪是好是坏了。爸爸说安吉的腿太粗了点，我最近一直在留神观察她的腿，我倒并不觉得她的腿太粗，依我看，她的腿粗细正合适。或许将来我会和一个象安吉一样的姑娘结婚的，可也许不会，没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结婚，谁知道呢？
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擦干身上的水，换了衣服。然后我就径直朝厨房走去，外祖母正拌色拉呢。“我回来了！”我说。

外祖母笑了，递给我一个橄榄。我就是喜欢吃橄榄。大乔说如果吃好多橄榄的话，长大后就一定会和姑娘们相处得融洽。我可不是因为这个才吃的，在我没听大乔这么说过之前就早已喜欢吃橄榄了。大乔知道的东西可真不少，他还给我和弗兰基讲夜间遗精的事，我不知道我今后会不会有那种事。

“晚饭吃什么呀？”我问外祖母。

她用手指指炉子。

“鸡？”我问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羊肉？”

她又摇摇头。

“牛肉？”

这次外祖母点头了。我每晚都要和外祖母这么来一次，她就喜欢让我猜晚饭吃什么。我与外祖母谈话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提问题，她摇头或点头回答我。就我所知，外祖母的时

间都花在两件事上了：一件是做饭，另一件就是每天早晨步行去教堂。我觉得她是皮斯罗神父最虔诚的教徒。

爸爸妈妈回到家后，我们就围着饭桌坐好，开始吃晚饭。拉尔夫和安吉每天同我们一道吃晚饭，我看安吉根本就不会做饭。爸爸告诉我们他明天上午要到一个办公楼去干活。这个办公楼在城里的商业区，那里需要重新安装电线。爸爸是个电器技师，他在给一个工程承包人干活儿。爸爸还有辆私人卡车呢，卡车的门上写着：“维克·米格莱恩”。在爸爸的名字下有一张电话簿的照片，旁边写着：“你会在黄色查号簿里找到这个名字的。”

“那个活儿工程大吗？”妈妈问。

“不小呢，”爸爸说，“大概要干四个星期。”

“噢，那就好。”妈妈说。

在我快吃完我的牛排时，拉尔夫把他的盘子推开说：“安吉今天去看过医生了，你们大概已经看出来了吧，她怀孕了。”

妈妈摇着头说：“拉尔夫……拉尔夫……”

爸爸闭上了眼睛。

外祖母的嘴唇飞快地翕动着。

安吉忽地从餐桌旁站起来，朝卫生间跑去。

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地去想拉尔夫和安吉的事，我知道我也不应该去想男人是怎么使女人怀孕的，可有时候我禁不住会想到这些的，我也说不上是为什么。拉尔夫和安吉确实是干了那种事的，拉尔夫不是已经承认了嘛！饭桌上一下子鸦雀无声了，难道他们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强作笑脸地说：“大家为啥都这样不高兴呀！他俩是结过婚的呀！”我

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想缓和一下饭桌上的紧张气氛，可是谁也不理睬我。

“托尼……托尼……”妈妈用叫拉尔夫的声音对我说：“你现在还不懂。”

“我不懂什么呀？”我问。

拉尔夫向我解释说：“小老弟，我们没有多少钱呀，安吉要是能够教上几年书，我们在经济上就有保证了。目前，我们确实养活不起一个孩子！”

“噢，我知道了。”我说。

安吉在卫生间没呆多久就回来了，她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她对我微笑着说：“托尼，你就要当叔叔了！你觉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！”我能说什么呢？

接着安吉看着拉尔夫又开始哭起来了，妈妈从桌旁站起，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说：“好了，安吉，你就别发愁了，我们会设法帮助你的！”

“我怎么能不发愁呢？”安吉说，“您和爸爸已经为我们负担了不少，我们楼上的住所，我们的一日三餐，还有……”

爸爸咳嗽了一下说：“不要那么说，安吉，你现在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那个将出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嘛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会是个男孩呢？”妈妈问。

“这个我就是知道，准没错！”爸爸说。

“非常抱歉，”安吉说，“我确实非常想教书。”

“我知道……我知道……”妈妈说，就好像把什么糟糕事重复上两遍，这事就不再那么糟糕了似的。

拉尔夫说：“安吉至少还能读完大学取得学位。”

“这不是很好吗！”爸爸提了提声调说，他是想尽力使大家高兴起来。

妈妈说：“也许到了那时，我会放弃欧亨巴赫商店里的工作来帮你们照料孩子，那样安吉不就可以教她的书了嘛。”接着她又说：“我们就走一步说一步吧。”

当妈妈说话时，外祖母起身去拿她的小本和笔，她回来后从小本上撕了一张纸，写了个条，递给妈妈，妈妈把外祖母写的条读给我们听。

“我们就管安吉的孩子叫文尼吧。”

文尼是我的另一个哥哥的名字，他在越南战争中死去了。妈妈眼里噙着泪水，她紧抓着外祖母的手。

大家为什么都以为养活个孩子要花这么多钱呢？刚生下的孩子那么小，能吃多少东西呀？我正考虑这个问题时，安吉又跑进卫生间呕吐了。

我们离开饭桌后，爸爸下了楼。他在地下室里搞了个车间，把空余时间都花在那里了，大概是在搞什么发明吧！我对他搞的那些东西一窍不通，因此我不常到地下室去，拉尔夫也不常下去。

我们兄弟三人中，唯一有点数理化头脑的就要数文尼了，至少家里人都是这样评论的。

今晚睡觉时，要是一时半会儿睡不着，或许我会想到文尼，我总是忘不掉他！不过也许我考虑的是另一件事，那就是如何在一分钟之内能投中30个球。

几周以后，天气变暖了，真正的春天来啦。妈妈已经把

我的棉夹克送到洗衣店去了，她在没有确认天气不会再变之前是决不肯把我的棉夹克送出去洗的！妈妈说多变的天最容易使人生病，不管我是不是愿意，她一定要我把棉夹克一直穿到四月中旬。我对付她的办法是：只要她看不见我，我就马上把棉夹克脱掉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这妈妈当然是不知道的。

爸爸把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在地下室的那个车间里，每当他办公楼那边的工作一完，他就一头扎进地下室。一连好几个晚上，爸爸连吃晚饭都不上来，他叫妈妈给他送个三明治，他的晚饭就在地下室里这么凑合了。

为了能增加点收入，妈妈和拉尔夫除了自己的工作外，还要找些其他零星工作做。妈妈一周里就有两个晚上得呆在那家商店里，拉尔夫每个星期六和每天放学后都要去卖鞋，因此每天晚上，家里的人个个都是疲惫不堪，一吃完晚饭，他们就蒙头大睡。唯一幸运的就是我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电视节目。

一天早晨在我们的早饭吃了一小时，爸爸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走进了厨房，他手里提一只小金属箱子。他并没有坐下来吃饭，只是急匆匆地喝了杯咖啡就和我们道别了。

“爸爸要去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去纽约。”妈妈说。

“去纽约干吗？”

“吃你的鸡蛋吧！”妈妈说。

“我正吃着呢。”我回答，“可爸爸为啥要穿戴成这样呢？”

“喝你的牛奶吧！”

我明白了，妈妈显然不想和我谈这个问题。

一连三天爸爸总是穿着那套最好的西服，提着那只小金属箱子，早早出门，深夜才回来。

不管爸爸在搞什么秘密活动，我都觉得心里挺不自在的。家里人干吗一点儿都不让我知道呢？不过我脑子里倒是有几种猜测：

第一，爸爸是个间谍。他以电器技师职业作为掩护，他的间谍工作是在地下室的车间里干的，他的情报就装在那只金属箱里。

第二，爸爸和泽西市的犯罪团伙有关系。他每天必须在法庭的听证会上做证，那些做证的秘密材料就装在那只金属箱里。

第三，爸爸得病了，而且象外祖母一样是癌症。他每天都得去纽约做特殊治疗，他的药就装在那只金属箱里。

我越想知道爸爸的事，就越觉得胃痛。早在一月份我的胃口疼得利害时，妈妈带我去看过医生，医生说没事儿，他叫我不要吃太多的粗糙东西。我告诉他说自打我生下就从未吃过什么粗糙东西。医生笑了，他说粗糙东西就是指莴苣啦、芹菜啦那类的东西。从那之后，我就由过去天天吃色拉改为一星期只吃一两次了。可我的胃口还是老疼，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的肠胃里有滞气，所以我现在胃疼也不愿告诉她了，生怕她拿着蓖麻油追着一定要我喝下去通便。

就在爸爸这么极神秘地外出的第三天晚上，妈妈恰巧在店里工作到很晚才回来，于是他们就相跟上了。当他们到家时，我已经上床了。我正在读一本名为：《我们时代的篮球英雄》的书，我边读边想，假如我的篮球打得出色，我就有可能在大学得到体育奖学金。那样的话，我上大学爸爸就不必

为我花钱了，他可以把为我积攒的学费花在安吉将要出生的孩子身上。

当他们走进我的房间向我道晚安时，妈妈要我 把 书 放 下，好好听着，她说她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。

“是什么事呀？”我问。

“托尼，你知道……”妈妈开始说了，但她刚开了个话头就将目光转向爸爸说，“哦，维克，我太激动了，还是你告诉他吧！”

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我要知道的事，爸爸就要告诉我他的秘密了！管它是什么事儿，反正我不会大惊小怪，我会告诉他这没什么了不起，我早就料到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。

爸爸说：“托尼，我做了一笔交易，我是说我觉得自己真做成了一笔交易！”

我想，不就是一笔交易么，为了供养我们，爸爸把钱全都赔进去了，这就是妈妈为什么激动的原因。

“托尼，你是不是在听我说话呀？”

“当然是在听啰，爸爸。”

“那么等明天律师们碰头后，我就会知道更多的情况了。”

“什么律师？”

“我的律师萨姆·兰肯必须得和J·W富勒布克电器公司的律师面谈一下。”爸爸解释说。

我问妈妈：“爸爸究竟在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托尼……托尼……”

我想妈妈那不利索劲又上来了。

“你爸爸是个天才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才！这你过去是不知道的，托尼？”妈妈使劲吻了一下爸爸，接着又说，

“我过去早就知道他是个天才，说心里话，我确实知道！”

爸爸是天才？妈妈在说些什么呀？爸爸不是还和往常一样嘛！我说：“我听不明白。”

“托尼……”爸爸松了松领带又开始说了，“我搞电子充电装置的想法……也就是我在地下室里搞的那些东西……”

我打断了爸爸的话：“爸爸，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您搞的是什玩艺儿？”

“听着，很快你就会明白了。”

“那好，我听着呢！”

爸爸给我讲了他是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J·W富勒布克先生的，他是在会见了两个助理秘书，三个正式秘书和一个副主任后才得以和J·W富勒布克先生本人见面的，尽管如此费劲，但那也是值得的。因为富勒布克先生喜欢电子充电装置，也就是说他喜欢我父亲和他的想法。当然啦，这三样东西他是都想得到的。

“这么说，您是打算为富勒布克先生工作了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下一步就要谈这个。”爸爸说。

“您是不是就要辞掉多尔托先生那边的工作？”

“这也是下一步要谈的事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！”

“这就意味着钱呵，托尼！”爸爸说，“这就是说拉尔夫和安吉不必为生孩子而发愁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爸爸，我明白。”我一说完这句话就一头倒



在头枕上了。妈妈给我熄了灯，吻了吻我的额头出去了。

哦，原来爸爸不是个秘密间谍，他也和犯罪团伙无关，并且，他也没得什么癌症。

可是他说的这些话是怎么回事呀？他真搞成了一项发明？他真发明出了别人需要的东西？他是个天才？可一个天才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被发现呢？

第二个星期爸爸每天早上都乘公共汽车去纽约。一天下午，他过去的老板多尔托先生打来电话，他问爸爸的病情如何。我这才知道这些天来爸爸原来是请的病假，我没向他泄露爸爸的秘密，我只是说：“爸爸好多了，多尔托先生，谢谢你打电话来。”

在那一周的周末，当爸爸从纽约回到家时，他一下子就举起了我，在空中来回晃着，他已经好久没这么举我了，因为我都长得这么大了嘛！

于是我大叫起来：“嗨，快放下我！”

爸爸放下我又举起了妈妈，接着又举起外祖母和安吉，但他没有举拉尔夫，大概因为拉尔夫的块头比爸爸还大吧。爸爸轮个儿举着我们，边举边大声叫喊：“我们要发财了！我们要发财了！”

妈妈扯着嗓子冲着爸爸说：“冷静点吧，维克！你又不是孩子，小心你的心脏病。”

后来爸爸就要我们一个一个坐在长沙发椅上，他冲着我们眉飞色舞地讲他那笔交易。

J·W富勒布克电子公司要开始生产爸爸的电子充电装置了，而爸爸就要当那个生产厂家的经理了！